

A lush green forest with a wooden walkway leading through tall trees. The scene is filled with vibrant green foliage, including ferns and moss-covered tree trunks. The walkway is made of dark wood and has a metal railing.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erene and natural.

# 寻找天父的狭 长人生路

伊芙琳·埃本

# 寻找天父的狭长人生路

伊芙琳·埃本

(Evelyn Ebens)



2020年11月

# 目录

前言 .....	4
献词 .....	4
贝西的发现...1940-45 .....	5
(悲伤而糟糕的日子)继续前行受迫害 .....	8
我的职业生涯 .....	10
希望! .....	14
新视野 .....	15
昆士兰 .....	19
新机遇 .....	21
因一个不同寻常的祈祷产生的惊人结果.....	21
三位一体的问题 .....	23
走进盛宴 .....	24
认识到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25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变了吗?.....	26

## 前言

当我回首过往的 80 年，我希望给大家介绍那些曾在我人生路上帮助过我的美丽基督徒。

如果你向主打开心扉，就会发现我们的天父上帝曾用如此简单的方式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回想那“感动我们生命”的时刻，那些画面就会重新浮现出来，仿佛就在昨日一般。

等我们最终到了天国，我要去寻找那些亲爱的圣徒，就是那些在不知不觉中引导我，将救主显给我看的人。

## 献词

在此我将这些回忆献给我的丈夫阿贝尔，他一直坚定忠于我们的救世主。他开朗的性格鼓舞了我，他坚定的父爱父行最终使他赢得孩子们的喜爱。

## 贝西的发现…1940-45

贝西·内奥米·吉本斯一直在寻找她的救赎主。最终，当她十几岁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南部欧拉小镇的卫理公会教堂找到了祂。

此后，她不断学习宝贵的《圣经》真理，以培养她刚建立不久的信仰。同时，她也一直在追求还未明白的真理。

在 1940-1945 年战争期间的某个晚上，她也像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一样，在收听广播。当时希特勒在欧洲很多国家实施恐怖统治，日本军队正穿越亚洲，向南通过新几内亚来到澳大利亚。贝西以为将听到更多糟糕的消息，却听到一个叫做“太平洋之声”的新节目。主持人西里尔·帕斯科(Pr. Cyril Pascoe)牧师和他的妻子玛丽(Marie)当时驻扎在新几内亚，也就是所谓的 P.N.G.。当时澳大利亚办事处号召所有传教士回家。尽管他们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那些“满身绒毛的天使”P.N.G. 还是把船和拖拉机拆开，把珍贵的零件藏了起来，为的是几年后再组装起来。西里尔牧师是在墨尔本的一个电台上说这番话的，我们的家人对此表示感谢！

贝茜一周又一周地收听圣经课程，以致她越来越肯定，这就是她要寻找的真理。她请求学习更多的圣经课程，却接到一个电话，说西里尔和玛丽要来欧拉见她！尽管旅程漫长，从维多利亚中部到这里大约有 100 英里到，但他们还是来了！

那时，她已经和弗雷德里克·乔治·史密斯结婚 5 年了。他远在澳大利亚军队服役。我现在已经 3 岁了，很喜欢我祖父母的小家禽农场。

我记得他们那一次来访，我母亲是多么高兴啊。在《圣经》学习结束后，西里尔牧师把我抱上膝盖，教我如何跪下祈祷。他把我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而后我们听到了最美妙的祈祷。为什么我对那段经历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仿佛上帝就在我面前，他在祝福这个新的信心冒险行动。

贝西妈妈的学习维持了 7 年之久。一开始，她是跟着当地的一个小贩卖索耶女士(Ms. Sawyer)学习。战后，我们搬到了墨尔本郊外的一处房产，她就跟着福雷斯特·霍林斯沃思(Hollingsworth)牧师继续学习。妈妈试着超越他们，但是他们觉察到了，以至于她赢得了“科学学士”的绰号。最

后，她还是放弃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去参加位于城市东北面，距离我们家一小时车程的卫理公会的聚会。我们的父亲也去过几次，但诚如大家所说，聚会不是大“他的茶”。那位牧师是个特别开朗愉快的人。我们享受着每一个特殊的星期天！我特别记得有一次丰收节，教友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种的水果和蔬菜，还有果酱和泡菜。哦，还有烘焙点心。这些都是给穷人的。大家庆祝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感谢天父上帝的赏赐和照顾。

我的弟弟米尔顿现在 3、4 岁了，他也喜欢妈妈从一家基督教图书公司买的特别的儿童图书。原来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图书市场！

几年前，妈妈就学习了“朗诵学”和公共演讲，她对政治也很感兴趣。卫理公会的牧师需要帮助，就邀请她到附近的教堂证道。

然而，有一个星期天，在科特斯桥市，她以约翰福音 14:15 作为证道的结尾，以致她的听众目瞪口呆。“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她还简短地提到了出埃及记第 20 章中第四条诫命——她勇敢地告诉他们：“我的朋友是——持守第四条诫命如其他九条诫命的人。”我不会再回来了，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神圣的第七日安息日了。”创世记 2 章 1-2 节。

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坐在外面的车里，她来的时候，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我们的父亲突然把车开得飞快，我们想知道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守安息日意味着我们的母亲再也不会参加所有的板球和足球比赛了。我们的父亲很擅长运动，是一个很棒的投球手、接球手。

当一个人决定在星期六休息，并把时间用在亲近上帝与研经上时，这对其他家庭成员来说可能是相当可怕的。我们可怜的老祖母感觉很困惑。那是 1956 年，澳大利亚人开始购买电视。当我们兴奋地将这件事告诉奶奶时，她问：“电视到底是什么？”如果它会违背让我安息日，我就讨厌它。”

我们的父亲虽是建筑工人，却也照看他父母的苹果园。战后他花了一些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生意，但最终忙得没时间打理果园了。后来，我们不时的雇一个名叫埃利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他发现我们的母亲正在学习圣经，既没有受洗，也不去教堂。妈妈担心父亲反对这件事，所以她派我去看一看！11 岁那年，我骑自行车来到赫斯特桥火车站，搭上了去格林斯堡教堂的火车。埃利斯一家有 11 个孩子，他们在一个周日邀请我们

全家去吃午饭，我们玩的非常愉快。埃利斯先生确实是一位天才工程师，他发明了迷你火车和旋转木马。我们的父亲被他家的电动大门迷住了，也喜欢素食和自制的面包！他们的大女儿贝弗利（Beverley）也因她那甜美的基督化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学校女生没有一个像她那样的。所以我要对大家说，永远不要低估你虔诚的品格的魅力。你的举止将与学校中不友善的同学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的求学之路也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总是因为考高分招人记恨。很快我就明白了“成功者不一定是快乐者”的道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教育机构里的竞争异常激烈，竞争可以碾压落伍的学生。但每个人智力类型是不同的，我们都知道，维珍航空公司聪明的创始人也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当上帝向我们揭示他的计划时，你会诧异于他赋予你的一切！

\*\*\*\*

特别是在体育竞技方面，当一个竞争者最终赢得“大金杯”时，他只能呆在这个位置上极短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比如可怕的彩票行业，似乎只有“赢家”可以拿走一切，而其他都不为人知。上帝的儿子不惜一切代价解放我们脱离奴隶的身份，他愿意我们尊崇敬拜他。他将我们从骄傲的兴奋中救赎出来，带给我们巨大的胜利，同时带给我们所渴望的幸福、和平！

让我们将目光集中到果园里的贝西身上，上帝赋予她极悦耳的女高音。直到那时，她一直在唱爱尔兰民谣。在一个美丽晴朗的早晨，她开始唱起来：“若主这样看顾麻雀，他必是看顾我。我时常歌唱，因为我心欢喜快乐。”然后有一句歌词，在整首歌曲中旋律最高：“我唱歌因为我自由……”她的声音在周围的山丘上回荡！哈利路亚。我能感受到这自由的氛围，但要完全理解歌词的含义，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就在那一周，我们第一次遵守了安息日。贝西妈妈带领我们来到房子的后面，那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她为我们读了《圣经》的第一章，就是讲到这个世界第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因着她为我们解释了七天的创造，上帝分别第七日作为与人类相聚的日子，所以我相信在那天我们的天使与我们在一起。那一天，我们在野外学会了寻找他创造特别的小生物。我们通过鸟类的外貌和歌声来辨别它们，也观察澳大利亚有袋动物的栖息地以及其

他动物的有趣生活方式。我们还在一个树桩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兔子窝，这个窝有好多个洞穴组成，它们在地下是相通的。令我高兴的是，我还发现了一只宝石甲虫，它是那么漂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伟大的造物主才能设计出这些奇妙的东西供我们娱乐。

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大自然有多么迷人!如果孩子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我弟弟和他的儿子都成了大自然的热爱者。他们徒步数英里，用巨大的望远镜在神奇的相机上捕捉他们的发现!请永远不要低估森林、湖泊、山脉、河流和沼泽向我们讲述与天父有关的教导!

## (悲伤而糟糕的日子)继续前行受迫害

1953年6月，史密斯一家五口(小拉塞尔是1949年出生的)搬到了我们睿智的父亲在墨尔本郊区建造的新家。他现在在博克斯山医院工作，我们的母亲决定去山上大约一英里远的阿尔伯特山教堂聚会。

因为父亲不让我们开车，我们只好步行去。我非常感谢那里的教友，我可以向这些亲爱的人学习。库姆斯夫人，最近刚刚庆祝了她的100岁生日!

因为我的钢琴水平已经提高了，我受邀请为安息日幼儿园(Kindergarten Sabbath School)司琴，妈妈也在那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在听完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后，一个可爱的4岁男孩站起来大声说：“我爱耶稣”。坐在钢琴前，我心中跳跃着希望的音符，这种希望直到今天仍伴随着我。我也喜欢坐在教堂的风琴旁听布道。司琴就坐在前排，不是吗?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参加了一场特别为年轻人设计的安息日下午活动，叫做“传教志愿者”。这些青少年参加了JMV，也称为“青年传教士志愿者活动”。我们背诵了荣誉誓言，并背诵了一周以来学过的存心节。我们的青年领袖经常来看我们，教我们唱新歌，并告诉我们如何向他人布道。我们唱着《埃利姆合唱团》(Elim Choruses)里欢快的曲调(有很多首)，就是……

我将喜乐、喜乐、喜乐存在我心里，(3遍)存在我心里

我有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在我心里



我认识耶稣就得平安。(哪里?)在我的心里。

还是……

朋友，你爱耶稣吗？

哦，是的，我爱耶稣！

你确定你爱耶稣吗？

我相信我爱耶稣！

那你为什么爱耶稣？

这就是我为何爱耶稣

因为他先爱我！

哦，我是多么爱耶稣(3遍)

因为他先爱我！

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热情欢快地歌声几乎把屋顶掀翻了。这种聚会对我们的信仰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每年一月，维多利亚时期的复临信徒们都会聚集在墨尔本露营地，举行“帐篷大会”。成百的帐篷已经成排地摆列好，人们要在这里住十天，高耸如云的那一个就是那项“大帐篷”。每个年龄组都有单独的大帐篷，是专门为他们的属灵乐趣设计的。年轻人忙着参加公共汽车旅行和社交活动，而成年人则专注于圣经学习和在太平洋岛屿上宣教活动。我们很幸运地邀请到了米德牧师（Pr Mead）和他的助手马丁弟兄（Bro Martin），他们组织了这场“镇上最棒的周六之夜”。我们都开车前往享受这伟大的时刻。马丁兄弟是我们合唱团的领队，而米德是一名艺术家，经常在音乐的伴奏下画画。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他们呼召我们把心献给耶稣，我接受了这呼召。在完成了规定的圣经学习后，我和弟弟弥尔顿受了洗。

我们家一点儿也不幸福，因为某种原因，我成了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八岁，因为我从棚里的盒子里拿了苹果，我父亲拿起马具，打得我遍体鳞伤。他显然是在生母亲的气。满身红肿的我歇斯底里地爬上一棵树，滑倒时胸部着地，躺在那里大声呼救，但没有人来救我。一个孩子是不会忘记她是如何受虐待的，在那之后，我可能常“带着”一副叛逆的面孔，因为爸爸经常把滚烫的茶泼到我脸上。他打过我好几次，

有一个安息日，我们爬山去教堂，他的车就跟在后面。这位愤怒的家长迅速赶超上来，开始猛击我的头部；然后喊了一句难听的话，开车疾驰而去。我摇摇晃晃地走到教堂门口，我最喜欢的两位复临安息日会年长的长老站在那里欢迎我们。他们可爱的微笑和善良让我觉得挨打是值得的。对一个经常受虐待的 14 岁的孩子来说，他们简直是化妆的天使，他们充满爱意的微笑正是我所渴望的。我们的救主愿意我们都扮成欢迎的天使，安慰悲伤的人，呼唤他们的名字，用鼓励的话语祝福他们。这是年长的人需要做的一项伟大的工作！

## 我的职业生涯

我的父母需要我挣钱，所以 16 岁时我就去了联邦银行的纸币发行分行工作。那是一项很无聊的工作：记录破损纸币的数目。记录完以后，旧纸币就会被烧毁，换成新的纸币。在我们数新钞时，（新钞就放在一大张纸上）一个持枪的保安在我们身后巡逻。我想知道他们怎么可以知道我们把一大张 100 英镑的钞票塞进口袋里的？不用说，我在那里没呆多久。后来，我决定进入埃文代尔（Avondale）学院学习小学教学，就在这时又听人家说维特比斯健康食品有限公司（Weetbix Sanitarium Health Foods Co.）(SHF)可以为许多有前途的年轻人提供经济援助。我当时选择在墨尔本坎伯韦尔的健康餐厅（SHF Health Café at Camberwell in Melbourne）工作，那里离我家不远。单位会把我的一部分工资存到一个特别的账户里，然后再存入更多的钱。

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里，我又通过了钢琴 11 级考试。正如人们所说的，这是一项谋生之路！我要通过 5 门课，但幸运的是，音乐理论和实践是其中的一部分，英语、生物和地理课都很很有趣。我是通过函授学习的，现在，学生都“在线”学习。我的学习资料是邮寄来的，我的考试也是以这种方式寄出的。我母亲乐意帮助我，我们经常讨论各种问题直到深夜，包括遗传学、济慈和弥尔顿的诗歌、很多内容都是她学过的。

那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每周工作 35 个小时，剩下的就是学习和练琴：早上 5:30 练音阶，晚上 10 点弹奏曲目！我的钢琴放在离大家很远的房间里，练习时需要踩下软踏板。在小餐馆和工友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他们都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在生活中实践他们的信仰。我们负责健康食

品生产的经理乔治·雷（George Ray）主领早间敬拜和祈祷，还为我们的顾客做见证。有一天，一位自称“罗利”（Rowley）的快乐的女士带领我们的敬拜。她谈到耶稣的医治能力，并给我们举了圣经中的一些例子。我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疼痛，所以就上楼休息。我们的经理乔治打电话给墨尔本的经理莱恩先生，让他开着他那辆漂亮的车送我回家！哦，天哪——这大惊小怪的事真叫人难堪，我根本不想回家！所以，我静静地躺着，向我们慈爱的天父祈祷，举起我的手，让他抚摸我，使我得到医治。“主啊，救救我吧！”他看里看我，因为我被一道强光照得睁不开眼。大约一分钟后，我感觉疼痛消失了。通常情况下，女性的生理期疼痛会持续一整天！不过，老板已经安排人顶替我了，莱恩先生还开着他那辆漂亮的车送我回家！我母亲和我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的上帝来到我身边，解除了我的痛苦。哈利路亚。

自从接受了这份自天而来的慰藉之后，我的信心很火热。另一个小姑娘也加入员工的行列，我邀请她去我家。父亲造了一辆大篷车，我们就睡在里面。自然而然的，我们聊了几个小时，一直聊到深夜，她向我讲述了她在自己家里恐怖的经历。当她告诉她她被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兄弟性侵时，我无法入睡。每当这时，你的大脑就会拼命地想说些安慰的话。最重要的是接纳、帮助他们，使他们对康复充满希望。最后我断断续续地睡着了，梦见许多不幸的年轻人掉进了无底洞。我发疯了，伸手想把他们拉上来。我和很多人谈过，但谢天谢地，我们的儿子承担了这个责任。

第二年，也就是 1959 年，我终于来到了埃文代尔学院。这里不仅有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学生，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中国、德国、新西兰、印度、新几内亚和法国的学生，我感到非常兴奋。我们不仅要通过 6 门课程，还要完成每周 30 个课时的学习，我们必须努力埋头苦干。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气愤。我的生活受到攀比心理的困扰，比如“他们”很富有，或者“他们”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在内心深处，我因为英格兰的旧阶级制度所困扰。我们的祖先来自“古老的国家”，那里有地主和贵妇，工人阶级是“没有希望的”。我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自信，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是天上君王的儿女。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对自己不满意，所以我把我的衣橱装扮成最新的款式，并以一种“蛮横的态度”（时髦）的方式行事，藉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所有的讽刺、坏脾气、喜怒无常和不耐烦等种种坏脾气将毁

掉我和新室友的关系。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当她谈到她非常有爱的“爸爸”时,我的反应很粗鲁,嘲笑她,因此她不得不向女生宿舍长告状。这件事情引起了高年级女生的注意,她们每周举行祷告会。一天晚上,我正站在楼顶上,正当我很痛苦的时候,一个叫格伦达(Glenda)的可爱的年轻女孩走过来,非常友善地和我说话。到底是什么让我如此喜怒无常、愤懑不平?他们会为我祈祷,并安排我和另一个同样受到虐待的女孩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聊到深夜。在一个特别的夜晚,雷暴来了。一道明亮的闪电划过天空,在明亮的云层后面描绘出各种图案。我们都惊呆了!当我们看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分享着各自悲惨的过去,但我们一致认为,这场美丽风暴的创造者,也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出一些美好的东西。

12个月后,我们正在墨尔本实习教学教育总监吉尔森(Gilsen)先生,迫切要求我去吉隆的一所小学校实习一段时间。碰巧有两个福音传道者在那个地区讲道。j·b·康利(Conley's)牧师和唱诗班需要一位司琴来配合在完成克拉克(Colac)的布道工作。我一连忙碌了几个周末,但南下的狂风摇着我和大篷车酣然入睡!

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教会开展公共布道来拯救生命。教会会租用一个公共大厅,将所讲内容的主题做成展板提前广而告之,内容通常是《但以理书》2章和7章可怕的异象。教友们也会提前将广告传单分发至每家的信箱里,唱诗班也提前进行热烈的彩排。那些充满好奇心的人,那些对世界的未来有兴趣的人会如约而至。我是维多利亚南部一个布道项目的司琴,我感觉这种布道的方法非常可怕。20岁的时候,我更喜欢爱的信息。我觉得在《幸福的阶梯》和《历代愿望》这些书中读到的仁慈的上帝更吸引人。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所有的福音传道者都如此激进。

一个学期后,联合会主席开车一路北上,把我送我到森瑞西亚区(Sunraysia),教会安排我在那里教书。哦,即使是在五月,我们也能看到蔚蓝的天空,感受到温暖的阳光,这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米尔杜拉是一个内陆小镇,是一个了不起的水果种植与葡萄干加工中心。美国加州的查菲斯兄弟看出这里将成为物产丰富地方,因为在强大的墨累河蜿蜒流过之处,人们已经建起了一个灌溉渠道网络。水泵抽出的河水可以灌溉好几百个农场,这里的红色土壤也非常肥沃,因此吸引了几千名意大利种植者。这注定是一次伟大的冒险,没过多久,我就学会了在日出时骑自行车上学,在教室里砍柴生火。夜间的霜冻使得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摄氏),但到了

上午 10 点，我不得不浇灭火堆，因为白天是那么温暖。

在那时候，马利(Mallee)地区的生活方式与体面的墨尔本截然不同！在我到达第一个星期五晚上，就受邀参加一个青年团契。我那位年轻的司机以为他新学的驾驶技术可能会把我吓死（很是鲁莽）！他在转弯时用 3 个轮子着地，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急刹车，我们穿过墨累河到了戈高尔。时方 20 岁的我是否为即将面临的事情做好了准备？他们把我介绍给这些年轻人之后，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小声说了些什么，然后轻轻地递给我一把看起来像大虫子的东西。青年领袖很快把它们找回来，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小蛇。即使是刚出生两天的布朗犬或老虎也会咬人。现在，这个“顾作蛮横”的学校老师的形象便被破坏了。就是这个男孩，带了一只负鼠宝宝到学校，他的老师不愿意他这样打断课堂。所以我把它没收了，将它包在了我的毛衣里。想要集中精力进行教学是相当困难的，但幸运的是，负鼠是夜行动物，它一白天都睡觉。

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校，教书的第二年更忙，但叫人兴奋。一位性格开朗、阳光的传道士来到米尔杜拉市政厅主持布道。我们那位在小号与指挥方面满有天赋的校长，组织我们的学生，创建了一个天使合唱团。这件事情叫人兴奋，收效甚佳。

在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读《圣经》和《历代愿望》，但工作上的事情很快侵占了这个不可或缺的习惯。当教育和职业的追求侵占了我们与天父在一起的时间时，属灵的生活很难继续下去了。那三年是漫长而忙碌的日子：教学、主持周五晚会、给青年领袖做助理、演奏管风琴和主持安息日学课程。我们还参加了星期天摘豌豆的活动，以帮助学校筹集资金。还有人淡淡地说，这是为了支付我的工资。什么？好吧，反正都很有趣。学期结束时，我没有坐 12 个小时的火车回墨尔本的家，而是搭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的蔬菜种植车回到墨尔本。他们每周三次开车，载着一卡车的西瓜和蔬菜去墨尔本市场。我们会在凌晨 3 点到达市场，然后我再乘出租车去博士山。

我可怜的母亲那时正受到父亲的毒打，以至于当门嘎吱作响时，她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联系了一位律师，帮我把她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的弟弟拉塞尔(Russel)来到米尔杜拉和我住在一起，学校校长科岑斯(Cozens)先生和他的家人热情欢迎他。在此之前，他曾患过严重的支气管炎，但在

干燥温暖的气候中，他得以健康成长。然而，我的父亲在那之后没活多久。我们得知，他在试着爬过铁丝栅栏时意外地扎伤了自己。令人惊讶的是，在那之后我真的崩溃了。是自责和悔恨让我“精疲力竭”吗？因为我无法原谅他使得我的身体状况恶化，直到最后昏倒了，两天都没有苏醒。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患了暂时性失明。不停的头痛是因为得了严重抑郁症。“走出去，开心点。”医生说。快乐起来——但是一个人如何才能快乐起来呢？

埃利斯家的伊芙琳收留了我三个星期。谢谢她的好意。我的失明好了许多，我回到母亲居住的尤罗阿。我从教堂走回家后，约瑟夫牧师立即注意到我的情况并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他拿走了医生开的处方，然后很高兴的，“包揽一切”。他打电话给疗养院安排财务事宜，又打电话给埃文代尔学院让我加入。最后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理查森一家。

## 希望！

是的，我终于可以回埃文代尔参加高级钢琴考试和第二年的教学工作了。心理学教授为我提供免费的课程，墨尔本坎伯韦尔的健康餐厅（SHF）也支付了所有的花费！我的室友凯（Kay）是一个绝对的奇迹，她长期忍受着痛苦，但一直都很快乐。因为我的视力仍然不太好，所以学习起来相当困难，我的注意力缺乏灵感。钢琴课让我的幸福感倍增。我跟着睿智的老师艾尔萨·维特（Ailsa Vetter）学习音乐，每天四个小时的练习转瞬即逝，虽然她的年龄和我相仿，但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钢琴家，我以为她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我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下一次考试。

大约 4 个月后，在一个阴沉的安息日下午，我鼓起勇气来到楼下的传教小组——尽管马上就要下雨了。然后有人敲门！图蒂小姐要我带着两个男人上屋顶去看一下。啊！我对那个年长的男人感到疑惑，我们一到那里，他就告诉我他正在找一个妻子，而且我的年龄正好相当！突然间，我知道我该去哪里了。尽管下着倾盆大雨，我飞跑着，加入了其他人的传教工作。大家为我撑着伞，把我介绍给一个叫阿贝尔·埃本斯的高大英俊的荷兰年轻小伙子。在我们到达附近一个小镇后，大家成双成对的离开，留下我和阿贝尔去递送《时兆》杂志，我们在许多水坑中溅起水花。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幽默感，而阿贝尔确实是个快乐的小伙子。我们的关系进展顺利——哈利路亚！他不仅是一个守安息日的基督徒，而且嗓音优美，

个性可爱。他滑稽幽默，我很快就忘记了过去的<sub>不</sub>快。在 1965 年，澳大利亚夏天一个晴朗炎热的二月，我们在悉尼的斯坦莫尔举行了婚礼。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婚礼，因为阿贝尔是十二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1956 年，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从荷兰带到这里。我们邀请了他们所有的荷兰朋友以及埃文代尔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没有什么比天父为我们设计的更幸福了。当我们开车离开教堂时，我们意识到车子的轮毂盖里放了几枚铜币。每次我们在红绿灯处启动时，那些硬币发出的咔嚓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他的汽车司机都按喇叭欢呼。“刚结婚”这几个字无疑写在车后座上了！

## 新视野

我们结婚以后，就有很多账单要付，阿贝尔当时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家叫做“SAN”的医院做学徒厨师。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再一次中断。我们去了沃龙加教堂，那是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和祈祷的唯一时间了。周末的时候有三个兄弟来我们的公寓住，他们在找女朋友，我们当然喜欢他们的陪伴。我们驱车南下，去卧龙岗看望阿贝尔的父母，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吵闹可爱的荷兰家庭的一份子。当艾本斯妈妈，用一个很长的词呼唤孩子们的名字时：阿贝尔、西亚、约翰、内蒂、利恩、希尔基、埃迪、伊尔玛、-马塞尔、玛丽、埃尔、奥尔加！生活再也不会沉闷悲伤了！

大约两年后，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必须给他起名叫艾德里安，因为名字是代代相传的。在阿贝尔当学徒期间，我们搬了七次家，最后他毕业了，我们被派到维多利亚的沃伯顿（Warburton）。他在沃伯顿基督复临安息日医院做厨师。那是雅拉河畔一个美丽的山谷小镇，四周群山环绕，在寒冷的冬天，群山被白雪覆盖。在我的丈夫忙着为疗养院和小医院的客人们做饭时，我就在学校兼职教书，还上音乐课。4 年后，我们的小女儿卡琳·米歇尔(Karyn Michelle)出生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就齐了。

沃伯顿教堂的儿童安息日学和小学是最好的。我和孩子们一样喜欢那里的课程。沃伯顿的教堂就在时兆出版社的正对面。出版社的两边是疗养院保健食品厂和学校。赫克托耳·金斯敦牧师（Hector Kingston）在 1972 年“奉献”了艾德里安和卡琳。我又开始了安息日学课程的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所有的父母都知道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给他们讲圣经故事，教他们唱很多安息日歌曲。沃伯顿教堂有很多安息日活动。艾德里安的嗓门很大——有一天我们听到他对我们最喜欢的邻居说：“你不能像我爸爸那样劈柴！”第二个星期，长老在教堂里讲了这个故事，我们都笑了。

一位和蔼可亲的基督徒苏茜·梅·约翰森(Susie May Johansen)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她有一次曾帮我照顾孩子。显然，当他们上山时，我们的小男孩抓住了她的手，拉着她一起走。“他有一天会成为一名领导的”，她告诉我们，我们都很好奇。

由于我母亲对大自然的兴趣，我也经常带着孩子们登上耸立在沃伯顿小镇上的唐纳峰。有一条小溪从山上流下来，叫做水泥溪。在安息日的下午，我会带艾德里安和卡琳去那里，坐在凉爽的山水里，因为那时候除了那种小型蒸发冷却器，还没有空调。我想让孩子们喜爱大自然和户外活动，让他们在安息日的时间里，关注上帝创造的事物。

在我们亲爱的小女儿出生 10 个月后，我无意中给她接种了三种儿童疫苗。一天以后，她发热痉挛且烧的很高。医生将她置于凉爽的环境中一两天，为了降温，因为持续高烧可能会导致大脑损伤。经过我们无数次的祈祷，再加上艾略特(Elliott)医生高超精湛的医术使她恢复了健康。哈利路亚！

医生想让墨尔本的一位大脑专家为她进行测试，墨尔本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可是，艾德里安突然又患了严重的麻疹。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完全合格的护士姊妹，好心地提出要照顾他，而我们则去看专科医生。

尽管我们的离开让四岁的儿子觉得被抛弃了，但他得到了最好的照顾。我们对她那天的帮助感到万分感激！

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给他们讲圣经故事，播放有趣的圣经歌曲给他们听，和他们一起祈祷。澳大利亚的夏天有时非常热，因此安息日下午非常难熬。那时没有空调，所以我们躲到阴凉的森林里一条潺潺的小溪里，舒舒服服地休息。我们还参观了维多利亚希勒斯维尔(Healesville Victoria)附近的獾堰(Badger Weir)，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在那里，宏伟的桫欏在



高大的白蜡树下伸展着它们优雅叶子。

在学校炎热的暑假里，我推着婴儿车把小凯伦从山上带到亚拉河，阿德里安和他的伙伴们在凉爽的天气里愉快地扔石头，溅起水花。

大山是为小推车而生的；我们的骑手坐在一个装有两个轮子的盒子里，他的脚借着控制一组有绳子的轮子推动车子前进。一位好心的邻居答应为艾德里安做一个生日礼物！他和另外两个孩子也有了“马车”，就这样，他们占据了每一座山。连医院的停车场都被五岁的极速者入侵了！

一个朋友决定举办一场德比小推车比赛来为探路者筹集资金。在通往小乔山的部分道路上，人们清理了石块和瓦砾，隔一小段路也安排了急救志愿者，沿途也到处都是观众。乡下的孩子确实玩的很高兴！在艾德里安和他的朋友们往下冲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一辆伐木卡车爬上了山。艾德里安为了躲避上山的卡车，突然转向驶离了公路！他有点太兴奋了。

在阿贝尔把我们家装修好后，我们把房子卖了，然后搬到北方去了。就是默里河上的米尔杜拉！他在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开始教音乐。

我们用小车和拖车自己搬家。阿贝尔至少往返了 5 次，每次单程大约需要 7 个小时。最后一次是我开车去的，大约是凌晨 1 点我们距离目的地大约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刚刚离开马里沙漠中部一个叫欧延的小镇。天在下雨，路的边缘很软。汽车突然向左倾斜，我们朝着一棵树撞去。这棵树虽然不大，但仍然会造成重大伤害。我大喊：“主啊，救救我们吧！”突然间，我们又回到了路上，背对来时的路。我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认为一定是天使救了我们。

我们在倾盆大雨中下了车，想知道这辆车和后面的拖车发生了什么情况，竟然笔直，面向相反的方向！那时我们四岁的女儿抚摸着我的肩膀说：“别哭了，妈妈，我们现在都安全了。”

我们最初住在一辆 22 英尺长的房车里，停在一个五旬节房车公园里。公园经理让我和教堂乐队的人一起弹钢琴，因为大篷车公园有一个大棚子供教堂使用。我是在当地琴行教琴时认识这些司琴的。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在河上玩耍，人们跳舞喝酒。所以我没有在他们的聚会上演奏。此外，我还注意到那个主唱歌手，用流行歌曲的曲调唱赞美诗。有一首歌曲真的很低俗。我们有时听到他们说各种各样的方言，说个不停，很

难入睡。一位女士愉快地和我谈话，但她的眼神很呆滞。

最后我们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这所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米尔杜拉镇。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很平坦，所以只需要稍微登高一点就可以俯瞰全景了。与此同时，阿贝尔在当地医院做厨师，努力赚钱养家。他工作地非常努力，以致他离开时，他们不得不找两三个人来替代他。

那时，我从医院的一个厨房拿饭从事 2 个小时的送餐服务。后来，一家琴行的经理让我替一个病重的钢琴老师去韦里穆尔镇（Werrimull）的一所学校上课，那里是小麦主产区，离我们住的地方有 30 英里远。上课第一天，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也不知道他们的水平。我诚恳地祈祷，求主帮我把握每节课的时长。我向校长报到以后，第一个学生到了。另我印象深刻的是，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过来，我教给他们那周需要练习的曲子。教完最后一个，我简直不敢相信已经是下午 3 点半了。这时下课铃恰好响了。他们只按上课的时间收费，而且效果很好。谢谢你，上帝！

那年晚些时候，我正回家时，看到一场巨大的沙尘暴从西边袭来。我看见一条蛇，却没有减速，关键时刻它自己从路上滚到了一边。

我们全家人都在马利飓风来袭前回到了家，毁灭性的狂风将贮水池和屋顶吹得粉碎。树木像椒盐卷饼一样被折断，散落在路上。突然间，一切变得漆黑如夜，我们跪了下来。“哦，天父——在暴风雨的时候，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请保守我们免受巨大的损失，我们相信你的保护。奉耶稣的名，阿门。

寂静了片刻，然后我们听到屋顶爆裂的声音，因为龙卷风试图把它卷走。但是它挺住了，接下去是迷眼呛人的灰尘。狂风停止之后，一切都突然结束了。

飓风摧毁了巴罗萨山谷的许多葡萄产业，以及我们邻居在米尔杜拉地区的葡萄。这怪物南下时，把树连根拔起。与许多其他葡萄种植者一样，我们邻居的小葡萄都被风吹走了。幸运的是，政府很快发放了补助金，但这些新信主基督徒已开始缴纳十分之一。两周后，当他们检查受损严重的葡萄藤时，惊讶地发现树上又长出了一茬小葡萄。感谢上帝，在那个季节，他们有额外的收入，可以有钱修理受损的房子。

在一个悲伤的日子，我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说：“速到，妈妈得了流感并发症，情况危急。她现在住在一家公立医院重症监护室。急救转诊的飞机已将她从米尔杜拉送到墨尔本，然后又送到悉尼。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预感，她已经走了。果然到那以后，她就因为血液中毒过世了。那年她刚过了 61 岁生日。这件事情在当时看起来很悲惨，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感谢上帝她没有看到教会日渐衰落，我认为她永远不会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多年前她就说过三位一体教义是属于天主教。我在她的葬礼上弹奏了管风琴，因此悲伤之情缓和了许多。我母亲很喜欢这首古老的赞美诗：“当耶稣将他所爱的人聚集回天家，不再有黑暗的山谷。”我充满激情地歌唱，内心也在应和，因为我知道贝西·内奥米·吉本斯一定会在天国与我们相见。

第二年，佩蒂（Petie）被按立为米尔杜拉教会牧师。1979 年，他为艾德里安施洗。不过，我儿子不喜欢学管风琴，所以我给他买了一把他喜欢的雅马哈吉他。他在一个周末自学了基本和弦。

我们的邻居建议我们买一块葡萄地，这建议确实很吸引人。那时米尔杜拉的葡萄干、小葡萄干和醋栗销往世界各地。因此，我们为这件事情祈祷，并打算在第二天签署购买农场的合同。我们的天父却另有计划。当阿贝尔骑着摩托车去医院的时候，一只酷似白鸽似的的鸟飞到他的肩膀旁边，一直陪着他。当他左转时，那只鸟一直朝前飞，好像在向北飞。那天上午早些时候，阿贝尔接到了来自昆士兰的电话，邀请他担任维多利亚地方养老院的厨师。在“小鸟”事件之后，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昆士兰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灵命是绝对有益的。

## 昆士兰

我们先于家具车前到了布里斯班，所以当司机唐和他的妻子艾瑞斯最终到达时，很是兴奋。我们的邻居也很兴奋，因为他们看到一辆有很多节的长货车。唐在罗马停了下来，买了那个奇怪的水路两用的装置。

安顿下来后，我们开始参加斯普林伍德教堂的聚会。阿贝尔坚持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这里的教友人数是米尔杜拉的 3 倍。在我用教堂的管风琴司琴之前，需要多加练习。孩子们在格拉瓦特山一所更大的教会学校读

书，他们也需要花一些时间适应。

但卡琳不太高兴，我不得不把她转到别的学校。她对教会也失去了兴趣。“上帝不关心我们，”她断定。我请过她回想耶稣讲飞鸟的故事，天父眷顾它们。然后我热诚地为她祈祷。你敢相信吗，就在下一个安息日，当她和别的女孩走在参赴安息日学的路上，她们发现地上有一只雏鸟。他们试着问妈妈：“我能把它带回家吗？”现在轮到我教导她了。我看到了机会——啊，这就是上帝照顾鸟类的方式——要人类照顾它们。哦，我们只能用全麦饼来喂那个吃肉的小屠夫鸟。星期一，我买了一些肉末，但小鸟只喜欢新鲜的肉！星期二，我把它放在阳台上，因为它到处拉屎。不一会儿，一对捕蝇鸟开始喂他。它们整天飞来飞去。星期三早上，他坐在外面，一只丑陋的喜鹊坐在他旁边，喂他一条虫子。屠夫鸟感激地吃了下去。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女儿说：“看，上帝让其他的鸟去喂它。”然而，我们的天父教导还在继续。

这只嘴长得歪歪斜斜的喜鹊在喂了我们的屠夫鸟宝宝两天后，开始教他飞行。小屠夫鸟先是滑翔了 2 天，然后是低空飞行。到了下一个安息日，这对不太般配的小家伙就站在我们邻居房子的出水口上！几周后，我们见证了这只从树上摔落的小鸟的奇妙结局。我们想知道麻雀和屠夫鸟怎么样了。当我们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屠夫鸟在唱歌，尽管歌声不怎么优美，也不完整。我抬头一看，麻雀和屠夫鸟一起栖息在一棵桉树上。“你知道吗，卡琳，那只老鸟收养了它。上帝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收纳我们做他的孩子，我们称他为父。他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一切需要。”这一惊人的转变给卡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上帝慈爱关怀的确证。

我们一家人坐在教堂里，我发现 13 岁的儿子吃力地唱着赞美诗。“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变声了，突然变成了男低音！幸运的是，我能识别出他唱的曲调，于是，我们把歌曲的旋律降低了八度。唱诗班的领班迈拉·麦考利(Myra McCauley)教得很好，把他安排在低声部，我们在帐篷大会听到这样的安排很高兴。我发现学校里有个天才少年，他是可爱的男高音，所以我向他妈妈建议我们组织一个男声四重奏小组。斯蒂芬虽然只有 17 岁，却可以教其他孩子们一些复杂的作曲，人们也邀请他们到处献唱。他们甚至还录制了唱片！

我们的卡琳也有一副可爱的嗓音，贝尔合唱团长道格拉斯夫人

(Douglas) 鼓励她独唱。在那里，马克斯·道林 (Max Dowling) 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既可以在教堂也可以在帐篷大会时演唱。

如果你鼓励你的孩子学习音乐，特别是敬拜上帝的圣乐，这乃是你给他们一生的礼物。大部分的赞美诗都是作者与他们的救主经历的见证。我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学着演奏她的五旬节派音乐，这首歌曲的曲风是“硬摇滚”。我的座右铭是不要批评学生，而是用好音乐取代不良的音乐。

## 新机遇

艾德里安，有了非凡的转变。虽然他在 12 岁时就接受了洗礼，但最终还是和学校的朋友们陷入了青少年的愚蠢生活中。我们尽量不干涉或强迫他，而是让他去读《幸福的阶梯》。我们的天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放弃了这个世界。

他遇到了斯托肯牧师 (Stocken)，就是苏西·梅·约翰森的女婿，他带着他一起学习并给他重新施洗。那时有一个保守的团体，他们在学校的教室里活动。这些人是认真的，我们所交的朋友到如今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大卫·吉尔摩 (David Gilmore) 的证道产生美好的影响力，将我们从教堂里死寂的证道中解脱出来。此时，阿德里安已经完成了他的信息技术商业课程，并跟随年轻的罗蕾尔 (Lorelle) 来到了悉尼。罗蕾尔在悉尼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医院担任水疗部门的负责人，而阿德里安在卫斯理城市布道事工担任管理会计师。他们去了热闹的威塔拉教堂，普莱斯后来邀请他加入那里的布道团队。

1995 年，他开始在埃文代尔 (Avondale) 学院学习神学研究生课程。有时他在学习时觉得困难，因为课程中加入了怀疑和破坏基督复临安会信仰基础的内容。学位完成后，艾德里安回到怀塔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担任牧师助理一职。

## 因一个不同寻常的祈祷产生的惊人结果

这时，阿贝尔已经 58 岁，我 54 岁，我们开始感到疲惫。他有兼职工作，而我则忙于应付沉重的学生负担。

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我们都读过诸如《上帝的走私者》、《小妇人》、《十字架与弹簧刀》、和《为他的信仰而受苦》等书。这些书都非常鼓舞人心。

1994年，我偶然读到安妮·奥兰(Anne Orland)写的一本书，她以挑战的口吻写道“你为什么活的这么累?”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为什么呢?值得吗?”请跪下来，祂会把你的负担带走。于是我就照样做了。此外，又加上一句：“可是，主啊，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挣钱?”我太累了，甚至开始讨厌音乐。“请问，天父啊，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挣钱”

两天后，我在去看医生的路上被一个超速驾驶者迎面撞上了，他当时在躲避别人。当时大约是下午2点，一辆救护车将撞得血肉模糊的我紧急送往了P.A.医院急救中心。这时，一位基督徒护士佩妮刚下了班，不知怎么她在教堂时就认得我，跪在我身边为我祈祷。谢谢你，佩妮。

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下班后直接带我照了x光，又带领他的团队为我手术，稳定了我行将衰竭的系统。他们在凌晨1点给阿贝尔打电话，告诉他我情况稳定，但受伤严重。与此同时，阿德里安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卫斯理事工小组，到他们的小教堂为我祈祷。

一周后，因为复杂的头部损伤未完全治好，我的病又复发了。我开始看到美丽的灯光，我对护士说：“不要担心我，我要走了。”他马上开始告诉我要坚持住，说我们的女儿要生孩子了!(几周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他亲吻了我的额头，说了声“晚安”。我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说：“这是上帝的一个吻”，我放轻松了。

三个星期后，医生在调整我牙齿上讨厌的钢丝时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们所有的医生都说你的大脑恢复得非常好。任何一个车祸受害者，就是像你一样头部受撞击的人，也不可能恢复成您这个样子’……现在我也是“榜上有名了”。”

漫长的三个月后，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汽车保险公司最终给了我们一笔可观的赔偿。

太平洋分会教会招待所需要一个经理，因为我们家离那儿不远，我们收拾好东西就去了。能与来自澳大利亚、太平洋和新西兰各地的勇敢传教士见面是何等的荣幸啊。

我们听过他们中的许多人讲道，也很喜欢德怀特·南森和道格·巴契勒的陪伴。

在 2000-2003 年期间，我们都回到昆士兰。不久以后，阿德里安在那里开始牧养两个教堂，我们参加了塔姆伯林的一个小团体。其中有三个成员是上帝的真信徒，我们对他们了解的不多。

## 三位一体的问题

3 年后，阿德里安生了一场重病，在康复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名为《以利亚的归来》，涉及三位一体的问题。在那之后，他遭到了不体面的对待，我们都崩溃了。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什么错？那些在教义或道德出问题的牧师也没有受过训诫，或被解除职务(天主教解雇)。

我想简单地说一说三位一体与非三位一体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现在依然收到复临安息日会一份名为《记录》的出版物，里面刊登着来自世界各地有趣文章。然而，有一封前任负责人写的信让我印象深刻。他反复使用上帝这个词，没有加入任何引文，让人感觉很空洞！这就是我自 1980 年以来 20 年来的感受！

有人还告诉我，他们不相信阿德里安写的有关圣父与圣子的道理。在 2012 年的一次巴士旅行中，我们都拿到了一本捍卫三位一体新教义的小册子。我和阿贝尔受洗的时候还没有三一教会，旧的洗礼证书可以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

他们说上帝由三位平等的位格组成。每一位都扮演一种角色(装扮?)第一位担任父亲的角色，第二位作为圣子，第三位则是圣灵。作者将他们比作三位讨论救赎计划的伙伴。然而，为什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认为三位一体是如此重要？

2012 年，我在谷歌上搜索了这个新兴的教会，并追溯了一下，发现它是由教皇授权的。所有的宗教要在三位一体教义上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地球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启示录 16: 13。

我面临的最终问题是，要解决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难题，这是我以往无法理解的。我用字母“F”代表父亲，用字母“S”代表儿子，然后将经文

重读一遍。这段话终于讲得通了。虽然我们从不相信三位一体，但我们仍然不理解父子之间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敬拜小组已经赢得了一位友好的三位一体牧师，我们一直保持了开放的状态。有一个安息日，他竟然开始教导我们圣灵是一位被遗忘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再回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保罗和迪把他们的家奉献给三位一体派信徒学习圣经，一位荷兰朋友休·科尔曼（Hugh Keilman）在他的土地上为我们建了一个小教堂，愿上帝保佑他。

## 走进盛宴

然而，当阿德里安提到律法和宗教节期的有效性时，我们小组产生了分歧。我有一个信奉救世主的邻居向我说明了这种的概念。十个童女的故事与犹太婚礼的订婚习俗有关。订婚是等待期，新郎大半夜喧闹着来了，婚宴在天堂举行。

我们不再遵守圣诞节和复活节，因为我们当地报纸的主编谈到这些节日源于异教徒节日。不过，在地球的早期历史中，上帝已经将一些日子分别为圣。先知但以理也确实说过，日子将到，人要改变节期与律法。

在《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我读到罗马教会不再遵守犹太节日和安息日。他们制定了惩罚法令，迫使基督徒放弃这些犹太传统。

对我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对于新旧约更深的“属灵认知”，这认知使我对以前误解的文字和段落有了更深的理解。

然后，当我们参加逾越节营会时，我注意到参加者之间有极大的和平与爱。当我们选择真理时，时间变得无关紧要。

毫无疑问，我们的天父和祂的儿子愿意与我们同住，而他的圣灵将这种心意放大很多倍，成就“高潮”。哈利路亚！



## 认识到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新信徒带着渴望完成福音使命的精神进入世界，他们的确已向他们的亲密伙伴伸出援手。现在，世界上已有 30 个国家对上帝的慈爱有了新的认识——但天父仍然因地球上生灵的任性而受苦。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教友如何从有“瑕疵”改变成为非凡，我们感到十分快乐。他们的布道或教导充满了圣灵，令人兴奋。毫无疑问，我们的天父一直在引导这工作。也许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会发怒，所以我和其他千百万的人一样，认为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也会发怒。

我们虽然是信徒，但我们也没有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以往我确信天父上帝在订立旧约时犯了错误，而后来在定立新约中改变了做事的方法。但是当我们认识到福音是永恒的，而上帝实际上从未改变时，我们感到很震惊。阿德里安使用米勒圣经学习规则来调和那些“不可理解的”古怪理论。

如果上帝是爱的上帝，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我们认识到上帝借旧约经验将人引到新约，我们应该通过耶稣的性格来解读旧约。在旧约中，实际上是上帝的儿子在代表他的父亲。在旧约中，上帝的灵(上帝的存在)确实在人心中工作。以诺、尼布甲尼撒和大卫就是例子。

6000 年来，人类一直都认为上帝的品格是“你必须服从，否则他就”，这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请饶恕我们，天父。这个世界是如何把你和你的真实品格隐藏起来，让我们无法知晓！

人类对于经文的理解可分为很多层次。在圣经中有适合单纯的孩子学习的珍宝，也有适合勤奋的大学教授学习的复杂知识的宝物。我们以镜子原理为例。我们是通过个人的思想和理解来解读圣经的话，无法在上帝的律法、也绝不可能在他的典章中看到上帝的爱。在上帝说“你必要死”的时候，亚当、夏娃以为上帝会杀了他们。但是当我们结合着耶稣的思想和性格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出上帝说“你必死”的意思不是他亲手杀死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我每天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祈祷——赞美、请求、并感谢他的帮助。

阿德里安在他的第一本书《身份之战》中写道，上帝创造我们的之时，并未将我们造成带电池发条的玩具。他给我们上发条，我们就继续走。不，不，不是的。

徒 17: 27-28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其实他离我们各人都不远，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最后，约翰福音 14:21,23 如果人爱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任何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我是否相信他能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帮助我？是的。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过了。

林前书 2:16, 弗 3:16,17 我们居然可以拥有基督的心！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就在**我们身边。

##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变了吗？

在我的生命中确实是这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第一次加入时，我要说我们是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人们穿戴的大多数服装都有标准，基督徒不戴珠宝，不喝茶与咖啡，不吃肉，不看电影，不跳舞，不参加竞技运动。教会鼓励信徒去捐助和组织筹款项目，为布道活动筹集资金。

那时的教会活动不像现在这样有趣。教会呼吁我们悔改，做基督的见证，并定期呼吁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或重新委身于先前的跟从主的决心。我们每周都要提交一份报告，内容包括遇到的见证、圣经学习、分发的小册子和善行。我们当中有一种消极的想法，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我们只有吃坚果仁才能吸引他人注意，告诉他们我们周六去教堂敬拜。我不相信这种想法！

注：澳大利亚的素食者用坚果仁来代替肉食。

那时，传福音运动非常受欢迎，年轻的牧师必须接受发声训练来使其声音洪亮。这么多年来，我和我丈夫从来没听说过“三位一体”这个词。

我们听到以后觉得吃了一惊，它以往只是基本信仰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它。如前所述，我母亲告诉我，三位一体起源于天主教。

而后，教会中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少提到父上帝，新约的信徒只将救恩归于耶稣。旧约律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在大多数教会中，它已被废除或成全在十字架上。我有一个强烈但错误的印象，上帝在被钉十字架后，思想改变了。在《旧约》中，他看起来很暴躁，但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转变。

多年来，我一直背诵十诫。我扪心自问，“我有没有撒谎，有没有杀人，有没有奸淫？”我认为没有。和别人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圣人！我理解不了何为牺牲，认为耶稣是为朋友舍命。

谢天谢地，我现在确实明白了，天父设立了“不够好的律法”，以迁就愚钝人类思想。他将这律法传给到以色列，以达到他们能够理解的水平。

1980年之后，当三位一体教义被纳入《基本信仰 27 条》以后，我注意到教堂的证道失去了活力。也许在 20 年前，我就对教堂的活动失去了兴趣，但教堂仍需要我弹奏管风琴，我们是基督徒还要抚养孩子。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最终阿德里安把我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渐渐地，在教会中，我们也听不到个人的见证、悔改、耶稣复临等相关信息了。甚至连大型的布道活动、启示录研讨会也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才华横溢的演讲、优美动听的音乐演唱。连五句节流行歌曲这种“山歌”，竟然也可以和赞美诗一同歌唱。

人们花在儿童故事和戏剧上的时间甚至比证道信息时间还长。鼓声和乐队也加入进来，似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快乐，甚至包括非信徒。他们在这里感到很舒适，因为听不到认罪、悔改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接受耶稣，保持你现在的样子”的新道理。我们的教会似乎正逐渐沦落得像其他教会一样，我们所传的福音软弱无力，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改变基督徒生命的大能。

虽然我早年的复临信徒经历有时显得枯燥无味，这是因为我不理解 1888 年那传与我们教会圣约的福音，但是和 1980 年之后相比，那时的复临信仰根基要稳固的多了，他们对《圣经》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独特教义有了更坚定的信念。但是 1980 年以后，我们似乎变得和其他教会一样

了，似乎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如果以下情况发生，我们教会根基就是歪斜的，又怎能将启示录 14:6-12 的三个天使的信息，带给世界呢？

1. 当那永远的福音真理被十字架前和十字架后的福音所取代，上帝的律法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2. 当我们认为上帝(耶和華)不是我们的天父，而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
3. 在我们对上帝儿子中保工作的观念含混不清或扭曲时。
4. 只有耶稣得到了真正得荣耀的时候。
5. 因为上帝的过错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以致他必须以他儿子的牺牲来平息。
6. 我们认为上帝会以处罚的方式来审判我们，他是要处罚我们下地狱的。
7. 我们认为安息日只是一个参加聚会的日子，而不是像所应许的那样接受双倍圣灵的机会时。

当我们面临压力时，许多人会放弃信仰和安息日。我们需要真诚地为教会祷告，为那些仍在寻找真正救主上帝的教会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

"上帝啊，求你洁净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

看我心里是否有什么恶念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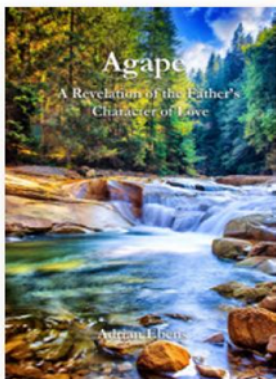
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伊芙琳·埃本



## Other books available at **fatheroflove.info**

also available in audiobook for downlo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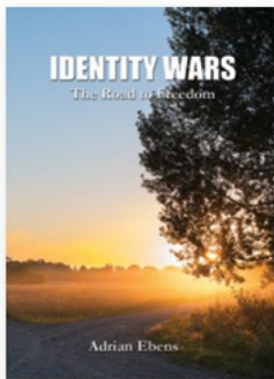
### 神

本书深入研究圣经中提出的证据，着重说明旧约圣经中上帝与新约圣经中耶稣所彰显的上帝是相同的。这本书对事实做了详细和系统的审视，并以直接的方式看待圣经中的几个故事，是我们以往从未考虑过的。本书仅 300 页，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寻找答案的人来说，是一本严肃的读物。



### 起初的爱

现在婚姻制度正遭受着严重威胁。为什么很多人在婚姻和恋爱关系中都有糟糕的经历？《原始的爱》一书着眼于《圣经》中描述的原始关系，着眼于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什么，从而增强和丰富我们的夫妻关系。全书 44 页的内容都是与充满活力的婚姻的重要原则。



### 身份之战

《身份之战》一书是一场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是一种邀请，让你在纯粹的关系环境中了解自己的价值。这本书揭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将帮助你摆脱这个世界上以表现为导向的思维模式，使你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由。

# 寻找天父的狭长 人生路

当伊芙琳的母亲决定去卫理公会教堂参加聚会时，家里爆发了冲突。尽管她们受到强烈的逼迫，伊芙琳还是跟随她的母亲从卫理公会转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时，上帝赐下一连串的神迹，她的信心增强了。当她感到沮丧和气馁时，上帝为她预备了一个适合她的男人让她欢笑。

她讲圣经故事给孩子们听，安息日又带他们去亲近大自然，让他们认识造物主。当她年幼，还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聚会的时候，受教明白三位一体是天主教教义。但是，她和丈夫阿尔伯在1980年之前从未在教堂听到过这种道理。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她在孩子们身上种下的种子，又使她受益，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她发现了现代真理。